



楚辭辯證下

天問

隅隈之數注引淮南子言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此其無稽亦甚矣哉

論衡云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如此則天地之間狹亦甚矣此王允之陋也

顧菟在腹此言兔在月中則顧菟但為兔之名號耳而上官桀曰逐麋之犬當顧菟耶

則顧當為瞻顧之義而非兎名又莊辛曰  
見兎而顧犬亦因兎用顧字而其取義又  
異蓋不可曉且兎與菟同是一字見於說  
文而其形聲皆異又不知其自何時始別  
異之也

補注引山海經言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  
帝令祝融殛之羽郊詳其文意所謂帝者  
似指上帝蓋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

之故鮌竊之而帝怒也後來柳子厚蘇子  
瞻皆用此說其意甚明又祝融顛帝之後  
死而為神蓋言上帝使其神誅鮌也若堯  
舜時則無此人又矣此山海經之妄也後  
禹事中又引淮南子言禹以息壤實洪水  
士不減耗掘之益多其言又與前事自相  
抵牾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則父竊之而殛  
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

是耶此又淮南子之妄也大氏古今說天  
問者皆本此二書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  
書本皆緣解此問而作而此問之言特戰  
國時俚俗相傳之語如今世俗僧伽降無  
之祈許遜斬蛟蜃精之類本無稽據而好  
事者遂假託撰造以實之明理之士皆可  
以一笑而揮之政不必深與辯也

補注引淮南說增城高一萬一千里百一十

四步二尺六寸尤為可笑豈有度萬里之  
遠而能計其跬步尺寸之餘者乎此蓋欲  
覽者以為已所親見而曾實計之而不知  
適所以章其譎而且謬也柳對本意似有  
意於破諸妄說而於此章反以西王母者  
實之又何惑耶

補注引淮南子說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  
而其西北隅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皆是

注解此書之語予之所疑又可驗其必然矣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此一事耳其詞本與招魂相表裏王注得之但失不引招魂爲證耳而柳子不深考乃引莊子南北二帝之名以破其說則既失其本指而又使雄虺一句爲無所問其失愈遠矣補注雖知柳說之非然亦不引招魂以訂其文義之缺

乃直以莊周寓言不足信者詆之周之寓言誠不足信然豈不猶愈於康回燭龍之屬乃信彼而疑此何哉一語之微無所關於義理而說者至三失之而况其深於是者耶

雄虺倏忽或云今嶺南有異蛇能一日行數百里以逐人者即此物但不見說有九首耳

補注說今湖州武康縣東有防風山山東二  
百步有禺山防風廟在封禺二山之間洪  
君晚居雪川當得其實

巴蛇事下注中食鹿出骨事似若迂誕然予  
嘗見山中人說大蛇能吞人家所伏鷄卵  
而登木自絞以出其殼者人甚苦之因為  
木卵著數中蛇不知而吞之遂絞而裂云  
羿焉殛日烏焉解羽洪引歸藏云羿殛十日

補注引山海經注曰天下有十日日之數  
十也然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雖有十日自  
使以次迭出而今俱見乃為妖惟故羿仰  
天控弦而九日潛退耳按此十日本是自  
甲至癸耳而傳者誤以為十日並出之說  
注者既知其誤又為此說以彌縫之而其  
誕益彰然世人猶或信之亦可恠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  
蠻王逸以益失位為離

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蠻文義粗  
通然亦未安或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  
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下事而啓率其  
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啓所殺是  
則豈不敢謂益既失位而復有陰謀為啓  
之蠻啓能憂之而遂殺益為能達其拘乎  
然此事要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  
足信也

啓棘賓商四字本是啓夢賓天而世傳兩本  
彼此互有得失遂致紛紜不復可曉蓋作  
山海經者所見之本夢天二字不誤獨以  
賓嬪相似遂誤以賓為嬪而造為啓上三  
嬪于天之說以實其謬王逸所傳之本賓  
字幸得不誤乃以篆文夢天二字中間壞  
滅獨存四外有似棘商遂誤以夢為棘以  
天為商而於注中又以列陳宮商為說洪

則既引三嬪以注騷經而於此篇反摭王  
本而解為急於賓禮商契以今考之凡此  
三家均為穿鑿而以事理言之則山海之  
恠妄為尤甚以文義言之則王注之訓詁  
為尤踈洪則兼承二誤而又兩失且謂屈  
原多用山海經語而不知山海實因此書  
而作三嬪又本此句二字之誤其為紕漏  
又益甚矣獨柳子賀嬪之對似覺山海之

謬然亦不能深察而明著之是以其義雖  
正而亦不能以自伸也大氏古書之誤類  
多如此讀者若能虛心靜慮徐以求之則  
邂逅之間或當偶得其實顧乃安於苟且  
徇於穿鑿牽於依據僅得一說而據執之  
便以為是以故不能得其本真而已誤之  
中或復之誤此邢子才所以獨有日思誤  
書之適又有思之若不能得則便不勞讀



書之對雖若出於戲劇然實天下之名言也

勤子屠母舊注引帝王世紀言禹媮剝母背而生補又引干寶言黃初五年故南民妻生男從右脇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母子無恙以為證此事有無固未可定然上句言啓事而未有所問則此句不應反說禹初生時事矣故疑當為啓母化石事也

談秉李德王逸以為湯能秉契之末德而厥父契善之以契為湯父固謬柳又以為即左傳所云少皞氏之子該為蓐叔者亦與有扈事不相關唯洪氏以為啓者近之疑該即啓字轉寫之誤也但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乃似謂啓為有扈所弊而牧夫牛羊者不知又何說也下章又云有扈牧豎亦不可曉豈以少康嘗為牧正而誤邪大

率此篇所問有扈羿浞事或相混并蓋其  
傳聞之誤當闕之耳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王逸云武王始至孟津  
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  
入王舟群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  
未詳所據

齊桓九會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犒  
師之言正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

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  
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討九會之數不  
合遂有裳衣兵車之辨蓋鑿說也然此辭  
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如公羊穀梁故  
是戰國時人也

余始讀詩得吳氏補音見其疑於殷武三章  
嚴遑之韻亦不能曉及讀此篇見其以嚴  
叶亡乃得其例余於吳氏書多所刊補皆

此類今見詩集傳

九章

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  
天問遠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  
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  
雍容整暇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  
意悽惋戀嫪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  
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

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  
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  
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  
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  
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  
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瞽亂煩  
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  
之後冥漠之中曾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

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辭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  
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貞可爲  
慟哭而流涕也

惜誦首章非字誤爲作字使兩章文意不  
明中間惡字誤爲中情使一章音韻不叶  
今已正之讀者可以無疑矣

涉江舊說取譬之詳皆衍說也

哀郢楚文王入丹陽徙江陵謂之郢後九世  
平王城之又後十世爲秦所拔而楚徙東  
郢

抽思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文  
理甚明而王逸解獨樂爲毒藥補注又引  
瞑眩之語以實之必欲如此強爲之說豈  
不可通但別本如此文自分明不必強穿  
鑿耳然今本皆出王逸不知別本又何自

而得此本語也

孰不實而有獲詳上文實當作殖然自王逸已解作空穗則其誤久矣獲一作獲亦非也

懷沙改叶音已按鄭注儀禮釋用已日為自變改作二字音義固相近也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諸本皆同史記亦然王逸訓匹為雙補注云俗字作疋則其來

久矣但下句云相樂既沒驥馬程兮於韻不叶故嘗疑之而以上下文意及上篇并日夜而無正者證之知匹當作正乃與下句音義皆叶然猶未敢必其然也及讀哀時命之篇則其詞有曰懷璠象而握瓊兮願陳列而無正正與此句相似其上下句又皆以榮逞成生為韻又與此同然後斷然知其當改而無疑也

惜往日受命詔以昭時時一作詩說者便引  
國語楚教太子以詩為說殊無意謂

介子立枯事補注以左傳為據而不之信然  
此詞明言立枯又云縞素而哭莊子亦有  
抱木之說固未可以一說而盡疑之也

悲回風施黃棘之枉策補注據史記楚懷王  
二十五年入與秦盟于黃棘其後為秦所  
欺卒以客死今項襄王又信任姦回將亡

其國故言已之所以假延日月無以自處  
者以其君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其說雖  
有事證然與此文理絕不相入不若舊說  
之為安也

### 遠遊

客有語余者曰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以良  
粥寤而求之即得傳說遂以為相若使夢  
賚之夕應時即生則自襁緜之間以及強

立之歲亦須二三十年始堪任用王者政  
令所出日有萬幾豈容數十年之間不發  
一語又虛相位以待乳下之嬰兒乎今書  
之言如此則是高宗既得此夢即時搜訪  
便得其人而已堪作相以代王言矣明是  
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為成人無少長之  
漸也余聞其言心驚怪之而不敢答今讀  
此書洪注所引莊子音義已有傳說生無  
父母之說乃知古人之慮已有及此者矣  
洪氏引之而無他說則豈亦以是為不易  
之論而無所疑也耶然則余之昧陋而見  
事獨遲為可笑已

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  
語以明月之盈闕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  
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  
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度乎其足以相明

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  
也以人登車亦謂之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  
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  
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  
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  
謂管者字與榮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  
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揚子以日月  
之光明論之則因

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之  
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  
而魄水一故曰載管魄抱一能勿離乎言以魂  
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  
如人登車而常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  
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  
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  
之



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也故日月未望而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圜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為明未

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承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並言人載魄魄之上以得生當愛之則又失其文義獨

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魄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能運動則其為全象

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魂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沈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徇物生損壽之域而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音心何如哉若其說揚子者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軌

解魂為先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  
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照則亦未深考此  
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  
以為未望則魄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  
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  
終明而不當為終魂矣以此推之恐其於  
上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  
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

不能沉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  
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  
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  
底蘊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以  
考焉則或泝流求源之一助也

登霞之霞本遐之借用猶曰適遠云耳曲禮  
告喪之詞乃又借以為死之美稱也莊子  
作登假蓋亦此例但此篇注者遂解為赤

黃之氣釋莊音者又讀假為格而訓至焉則其誤愈遠矣

### 卜居

史記有滑稽傳索隱云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異同也楊雄酒賦鴟夷滑稽顏師古曰滑稽園轉縱捨無窮之狀此詞所用二字之意當以顏說為正

### 漁父

衣叶於巾反者禮記一戎衣鄭讀為殷古韻通也

### 九辯

悲秋舊說取譬煩雜皆失本意

有善一人注指懷王非是心不繹注訓繹為解即當作釋補訓抽絲乃說為繹字耳又疑惑是懌字喜悅意耳

無伯樂之善相今誰使乎譽之譽一作訾相  
度之義也又與上句知字叶韻故當作訾  
為是但下句兩之上字復不韻則又不可  
曉故今且作譽而四句皆以之字為韻

朱雀雀一作榮非是蓋下與蒼龍為對皆為  
飛行之物不當作榮王注亦自作雀不知  
洪本何以作榮也茈茈音旆蓋言朱雀飛  
揚其翼茈茈然也今一作芙蓉於表反乃

隨榮字誤解耳

輕輶輶一作輕非是輕字義證甚明輕乃車  
車之行貌於義不通

招魂

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  
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蓋當  
時關陝間風俗道路勞苦之餘則皆為此  
禮以後除而慰安之也近世高拆崇作送

終禮云越俗有暴死者則亟使人徧於衢  
路以其姓名呼之徃徃而甦以此言之又  
見古人於此誠有望其復生非徒爲是文  
具而已也

恐後之如漢武帝遣人取司馬相如遺文而  
曰若後之矣之意注云言已在他入後也  
此篇所言四方怪物如十日代出之類決是  
誕妄無可疑者其他小小異事如東方長

人南方雕題殺人祭鬼蛇虺封狐西方流  
沙求水不得北方層冰飛雪之類則或往  
往有之如五代史言北方之極魑魅龍蛇  
白晝群行蓋地偏氣異自然如此不足恠  
也

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一曰凡屋無室曰  
榭說文乃云臺觀四方而高者榭臺有屋  
也說文與二說不同以春秋宣榭火觀之

則榭有屋明矣

卒章心字舊蘇含反蓋以下叶南韻然於上句楓字却不叶此不知楓有孚金南有屋金可韻而誤以楓為散句耳心字但當如字而以楓南二字叶之乃得其讀前亦多此例矣

### 大招

周頌陟降庭止傳注訓庭為直而說之云文

王之進退其臣皆由直道諸儒祖之無敢或違而顏監於匡衡傳所引獨釋之曰言若有神明臨其朝廷也蓋匡衡時未行毛說顏監又精史學而不措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能如此無所阿隨而得經之本指也余舊讀詩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据及讀此詞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語其義審如顏說而無疑也

顏注漢書時有發明於經指多若此類如  
訓棊爲匪尤爲明切足證孔安國張平子  
之謬其視常昭之徒專守毛鄭而不能一  
出已見者相去遠矣

### 晁錄

王逸所傳楚辭篇次本出劉向其七諫以下  
無足觀者而王褒爲寂下余已論於前矣  
近世晁無咎以其所載不盡古今詞賦之

美因別錄續楚辭變離騷爲兩書則凡訓  
之如騷者已略備矣自原之後作者繼起  
而宋玉賈生相如楊雄爲之冠然較其實  
則宋馬辭有餘而理不足長於頌美而短  
於規過雄乃專爲偷生苟免之計旣與原  
異趣矣其文又以摹擬掇拾之故斧鑿呈  
露脉理繼續其視宋馬猶不逮也獨賈太  
傳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律所出



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而惜誓所謂黃  
鵠之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  
地之員方者又於其間超然拔出言意之  
表未易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淺深也此  
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諸賦皆高古而成  
相之篇本擬工誦箴諫之詞其言姦臣蔽  
主擅權馴致移國之禍千古一轍可為流  
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風秋風天馬下及

馬孫公主諸王妃妾息夫躬晉陶潛唐韓  
柳本朝王介父之山石建業黃魯直之毀  
壁墮珠刑端夫之秋風三疊其古今大小  
雅俗之變雖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無  
所遺脫然皆其近楚語者其次則如班姬  
蔡琰王粲及唐元結王維顧况亦差有味  
又此之外則晁氏所謂過騷之言者非余  
之所敢知矣晁書新序多為義例辨說紛

拏而無所發於義理殊不足以為此書之  
輕重且復自謂嘗為史官古文國書職當  
損益不惟其學而論其官固已可笑况其  
所謂筆削者又徒能移易其篇次而於其  
文字之同異得失猶不能有所正也浮華  
之習徇名飾外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



